

民間故事



修禹庙

孙星光等搜集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淮河民間故事

修 禹 庙

孙星光等搜集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83·9·5·9

內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九篇流傳在淮河地区的新旧民間傳說故事。《修禹庙》是一篇新民間傳說故事，通过修禹庙反映了人民对毛主席修治淮河的感激与受戴；《双沟大曲的故事》、《金叶烟》等是几篇較好的傳統故事，反映了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受压迫和受剝削的实质，以及劳动人民的英勇机智的斗争。这些故事，有淮河地区的地方特色。

淮河民間故事

修 禹 庙

搜集整理者 孙 星 光等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框 1/36 印张：17/18 字数：30,000

1959年10月第1版

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8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99

定价：(六)0.11元

目 次

修禹庙	5
双沟大曲的故事	9
金叶烟	15
斩防风氏	19
姑嫂石	24
雪的故事	30
活山的傳說	34
河蚌姑娘	42
婆婆冢	46

修禹庙

——淮河新故事——

在淮河边上，有座矗立云霄的高山；山顶上，盖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庙。那座高山，名叫涂山；① 那座古庙，便是我现在所要拉的禹王庙了。

相傳，大禹王曾經站在涂山顶上，指揮着千万軍民，把渦、淝、芡、泥、黑② ……這許多許多的河水，引进淮河里来。打那以后，沿淮人民才避免了水灾，天天欢暢地过着日子。后代儿孙为了惦記这位治水的英雄，便沿門挨戶，化緣募捐，在山顶上盖了这座禹王庙。

早年，这座庙造得非常堂皇，只見它：

雕梁画棟碧玉牆，
飞檐琉璃八寶鑲，
朱紅圓柱描龍鳳，
金打獸環放光芒。

那时节，庙里的香火很旺盛，每逢古历三月二十八的惊蛟会，③ 远远近近的善男信女，吃斋信道的人，都三步一揖、九步一拜地来到这里，大香大烛地燒給禹王。

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赶到張老道士当家的时候，世道

就变坏啦！那些穿大馬褂两合衫①的大人先生們，眼角也不拐一拐这座庙。因此，它就跟着世道，一天天地荒涼下来了。

虽说这样，可好孬还有座庙在咳！誰知国民党反动派，临死还放个挺尸屁，“裏通”一炮，把禹王庙炸得墙倒壁塌，差点就塌成平地啦！这下，爱庙如命的張老道士，真是头澆冷水怀抱冰呀！哭得七死八活，两眼肿得象毛桃子一般。

哭，哭，老道士五更哭到半夜，半夜哭到五更：“哼哼咳咳”，一直哭到一九五〇年冬天，他忽然飞飞揚揚地听说：毛主席下令修淮河啦！他心一活，暗暗地想：“毛主席真是个活禹王啊！他能领导着人民修淮河，想必也惦記大禹王，我何不把修庙的事，向他老人家提議提議呢！”想着，心猛一蹦，滿臉眼泪還沒干，嘴就翹到耳朵边了。

他兴冲冲地磨了一池濃墨，把毛笔蘸得象宝塔尖尖一样，提笔就“刷刷刷”，接連写了七八張信紙。九九归一：請求毛主席修理禹王庙。

信寄走十天沒到黑，老道士一看还没回信，就慌得象火燒眉毛似的，又給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可巧，毛筆剛戴好帽

① 在安徽省怀远县东边。

② 五条河名，在淮河中游的北岸。

③ 为該庙的香期。相傳淮河里有条水蛟，性淫，能与螻蟻及雉鷄相配，如与螻配，凡有螻地，均要发水；如与雉鷄配，雉鷄飞多高，水就漲多高。当地人們为了防洪水，就在三月廿八日，敲鑼击鼓，燒香点烛，想把水蛟吓到地下去。據說这样，就不会发水了。

④ 上下質料不同的长衫，上半截套在馬褂里，是布头作成的，下半截露在外面，是綢料做的。

子，邮递员就送来一封“双挂号”。老道士逮眼①一看，尺来长的牛皮纸信封上，印着红彤彤的“中央人民政府缄”七个大字，乐得他也不知哪头逢集②啦！

抽出信瓤一看，只见毛主席在信上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……你的意思很好。人民政府一向是尊重人民信仰，爱护寺庙，珍视名胜古迹的。禹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治水英雄，人民热爱他。政府同意你的要求，撥款三亿元，③作为修理經費，请你精心地修建吧！日后待庙修好了，有机会我还想去看一看哩④……。

老道士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乐得他睁着眼睛睡了好几夜。第三天天一亮，老道士就忙开了，奔东，请来了瓦匠、塑



① 系記音，即触目的意思。

② 即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③ 为旧币，折合新币三万元。

④ 此系人民口头传说。这信据说是政务院去的，并非毛主席的亲笔信。

匠；跑西，拉来了木匠、石匠。忙啊，忙啊，他整天忙得屁股不沾板凳，两脚不沾泥。

倒墙重砌了，破顶翻盖了，壁画新涂了色彩，禹王新装了金。没两年工夫，整个禹王庙就焕然一新，看上去，比先前还要金碧辉煌呢！

完工那天，老道士烧起了大香大烛，跪在禹王的跟前，“咯噔咯噔”连磕三个响头后，便祷告说：“禹王爷呀！这座庙是毛主席给你修好的哟！你要是有灵感，就保佑他老人家万寿无疆嘛！”

说也蹊跷，坐在大殿上的禹王，凤眼一睁，整整龙冠，拂拂闊袖，真的离开了宝座，缓缓地走了下来。他从袖囊里掏出一幅画象，问老道士：“你认得他吗？”

“我的天啦！”老道士揉揉眼，定睛一看，三步扑上去，说：“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老人家啊！保护寺庙，修治淮河，建设国家，全是他打的好主意啊！禹王爷，毛主席就同你一样呀！”

禹王微微一笑，捻着胡子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老道士，你说错啦！我同毛主席比，简直是拿酱油碟子比天呵！”

这一说，老道士可掉进悶葫芦里了。他惊诧地问：“这话咋说嗨！”

禹王迈近两步，拍拍老道士的肩头，有条有理地说：“几百年、几千年以前，我只知滔天洪水是忧患，所以，我领导着人民，把洪水一起赶到海里去。几百年、几千年过去了，今天，毛主席想了这么个好主意：山谷洼地修水库，干旱地带开河渠；管叫那汹涌的洪水，顺从了人民，叫它发电就发电，叫它灌田就灌田——水患变成了水利。单单这一点，他就

比我高明得多了。我怎么能和他比呀？！所以，毛主席的名字、要列在我的上边，他的画象應該挂在我的前面。好让前来瞻仰的人們，先去感謝偉大的毛主席！”說着，禹王把手中的画象，交給了老道士，又緩緩地回到宝座上去了。

第二天，禹王庙一进大殿的屏风上，就挂起了一幅十分精神的毛主席画象了。

……故事到此就完了。不过，我敢担保，这事的的确确是真的。不信，你可去禹王庙問問老道士，保險他会象我这样，一五一十地对你講；碰上他高兴的时候，还会打柜子里，拿出毛主席写給他的亲笔信，作为凭証哩！

双沟大曲的故事

早年，双沟鎮①上有个財主。他除了有千頃良田以外，街坊里头还开了一爿酒館。那时候，南来的，北往的，东去的，西归的，四面八方的买卖人，走过这里，都要喝它三海碗。因此，每时每刻，这家酒館的門前总是鬧哄哄的，酒吊②得不够卖，生意兴隆的了不得。

这家酒館的后場——糟坊，离双沟街里头很远很远，从糟坊到酒館，要翻过泊岡，③走过淮河上的木桥，再走一截地才到得。糟坊里上上下下，前前后后的活，全靠酒儿爷儿俩忙着手。

① 双沟鎮——为江苏省泗洪县的一个大鎮，盛产大曲酒，在淮河的下游。

② 吊——即酿的意思。

③ 泊岡——在安徽省嘉山县境，距双沟鎮約五华里。

酒儿跟他爷学吊酒手艺，还不上三个月。可是，穷却把人穷精灵哪！不管烧灶、蒸酒、出糟、后场一切的活，全学到家啦。

酒儿爷时常对酒儿说：“酒儿呀！你可要专心学啊，早晚我一口气接不上来，这饭碗子就靠你一手端嘍！”

酒儿听了，一声不响，只点点头。他的手艺却越发精里求精了。

每天每天，爷儿俩披星星戴月亮，象蜜蜂一样忙啊忙的。忙到天麻麻亮，二十担水才吊成两担酒。酒儿爷颤抖抖地挑着两桶酒，高一脚低一步地爬过泊岡，越过淮河上的木桥，又走了一截地，才把两桶酒送到街上东家的酒馆里。

这一年冬至那天，北风带着哨子在空中扫蕩。酒儿爷本来就是上了几岁年纪的人，加上平时又有咳嗽病，经大北风一吹，头天送酒回来便病倒了。于是嘛，送酒的重担，就落在酒儿的肩头上了。

虽说酒儿已十四五岁，但到底还是个乳毛没退的伢们。^①他挑着两百多斤的酒，摇摇晃晃地翻过泊岡，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加上风又穿筋刺骨的，牙齿不禁打起架来。酒儿歇也沒敢歇，——因为酒送迟了耽搁卖，东家的毛竹鞭子可是难挨的——皱了皱眉头，腿一挺，又坚持着上路了。

挑到桥心，脚下滚滚的淮水呵，骨嘟骨嘟地往东淌。酒儿对桥下一看，两眼炸开了花，只见天旋地转，地摇山动。酒儿的脑子象磨磨一般转，两腿象是藤条一样，左拐右拐，直要栽倒。“嗚——”一股大北风，打河上掠过，他象纸扎人似

① 伢们——小孩子。

的，跌坐在桥心上了。

“嘩啦啦”，前桶酒倒光了。

“嘩啦啦”，后桶酒也倒光了。

一眨眼工夫，两桶酒倒得精光，一起淌到淮河里去了。

淮河呵，漲水了。

不是的，那是酒儿淌的眼水。

大北风呵，不叫了。

不是的，那是被酒儿的哭声盖沒了。

酒儿坐在桥上，哭干了眼泪，嚎哑了嗓門。他边哭边忆：年上我爷潑漏了一杯两盞，被財主爷抽断了几根毛竹鞭子；他哭着想着：就是我爷儿俩起一千个五更，睡一万个半夜，只掙个几十串小錢，倒掉的两桶酒，卖一桶，就值大錢三百串，我爷儿俩骨头磨成沫子，也不值两桶酒錢啊！

哭着，嚎着，忆着，想着，当酒儿哭嚎不出声，忆想不到法子的时候，一个寻死的念头，偷偷地爬上这伢儿的心坎上了。心一横，淮水让开了一块地方，让这可怜的小伢儿钻进去了。……

“老来丧子”，做爷的哪能不哭得天翻地复呵！但是，人死如灯灭，哭也哭不活。所以，日子很快又恢复平常的样子了。

酒儿爷还象先前一样，帮財主燒灶、蒸酒、出糟，天麻麻亮就去送酒。但是每次当他走到桥心的时候，老泪就忍不住往下淌，巴噏巴噏地掉到了河里。

他提着酒儿的名字，对上游，喊了一陣：

“酒儿呀！讓爷爷看看你喲！”

对下游，又喊了一陣：

“酒儿呀！你缺少什么，只管向爷爷要嘛！現时天冷啦，小袄子要穿好哟！”

可是，四周围，象被封条密閉似的，靜悄悄地一点声响也没有。酒儿爷只得拖着双腿，向前走去。

一天两天地过去，冬至又来到了。

因为头夜飘了一場大雪，到天麻麻亮的时候，地上已象一片白銀。酒儿爷挑着酒，“滑噠滑噠”，爬过滑油山般的泊綢，又歪歪斜斜地来到淮河的小桥上。他心想：“今天是酒儿的周年啊！”老泪不覺又滾了出来。他比平日更伤心地提着酒儿的名字，望着桥下的淮水，边走边喊：“酒儿，我的小苦命呀！你怎么忍心不让爷爷看看你啊！”

走着，喊着，他也沒心腸顧及脚下，偏偏小桥上搭着一块腐朽的木板，酒儿爷如再一落脚，便正踏在那块木板上。就在这时，桥下的淮水，湍急地卷起浪花，浪花里有人喊着：

“爷爷，爷爷！当心脚下的朽板！”

說时迟，那时快，話沒落音，酒儿爷的脚已經踏上朽板了。“嘩啦啦，嘩啦啦”，两桶酒倒得干干净淨。一年前的灾难，又落到酒儿爷的头上了。

酒儿爷直挺挺地站在桥心上，呆呆地凝望着淮水。

河水啊，好象摸透了老人的心思，变得象一面密不透风的墙。酒儿爷一头窜了下去，淮水立刻掀起两股浪头，象两只巨手一样地把他托上桥来。老人又窜了下去，两股浪头，又把他托了上来。赶到浪头第三次把老人托上来的时候，他迷迷糊糊地看見死去的酒儿，站在自己的身旁。酒儿还象生前一样，上身穿件短袄头，下身套条藍单褲。

“爷爷！你不能死啊，你死了，娘和弟弟靠誰呢？”



“酒儿！乖乖！东家的酒赔不上，我也难活啊！”他爷說罢，抱着酒儿大哭起来。

“爷爷！別伤心，你去河边上挑两桶水送去就行呐！”

酒儿說后就消失了。

酒儿爷来到河边，剛打滿两桶水，扑鼻的酒香便到处发散，簡直使方圆几十里地都能聞到。原来这两桶酒，是可怜的酒儿变成的呀。

再說双沟財主酒館那边，以往每逢中午时候，酒就送到了，可是今天一等沒来，二等还没来，眼看馬上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可是連个送酒的帽櫻❶ 还沒漏。天又冷，酒客們都等

着喝几口酒暖暖身子好赶路。財主眼看大錢沒法賺，急得在柜台里打圈圈。

不一会儿，一陣酒香从远方飄来了。酒客們喧噪得象一塘鴨子一样，“噠噠呱呱”直嚷：“酒来了！酒来了！”

但是只聞到酒香，看不到酒来，酒客們急得什么似的，一忽儿，把脚垫得象高腿鷺鷥一样，对路上張張；一忽儿，把头伸得象长頸鹤一样，朝路上探探。儘管他們望穿了眼睛，还是沒見个送酒人来。

酒香更濃了，酒客們餒得嘴里直淌清水。

隔了好大一个时辰，酒儿爷才真把酒送到了。你看那些酒客，就象得到欢喜团子一般，个个都准备开怀暢飲了。

誰知这两桶酒，美得沒法說。酒量小的人，早叫那扑鼻的酒香醺醉了；有海量的人，三杯下肚，不是變成胡話連篇的酒癡子，就是變成东西南北分不清的酒儂子。只听他們中間，这个嘖嘖夸：“啊，美酒，又醇又香，真是三碗难过景阳岡！”那个搖舌贊：“燕窩汁，人参湯，抵不上双沟大曲口味香！”

双沟大曲，就这样一傳十、十傳百、一代傳一代地出了名。可是，今天当人們斟滿醇厚香冽的双沟大曲，举杯暢飲的时候，也許不会想到，就在这唇边的一杯美酒里，还有这么一段悲慘的故事啊！

→一九五二年冬搜集于安徽泊岡

一九五七年冬整理于蚌埠

① 相傳古时人都戴一种有禊穗的帽子，看不见帽穗子，就是看不见人來的意思。

金叶烟

淮河長，淮河寬，
淮河特产万万千：
天井湖里銀魚鮮，
六安瓜片●頂頂尖，
怀远石榴碣山梨，
許昌盛产金叶烟。

这首民歌，編得真是再实在不过啦。秋天，許昌●一眼望不到边的烟田，活象一鍋熔化的黃金，亮晃晃的。不遮着，真要把眼睛刺花了。有段故事，是从金叶烟引起的。

从前，許昌地方有哥几俩，姓費。老大名叫大料，成天吃喝浪蕩不干活；老小名叫忠厚，手脚勤快，是个老实人。

原先，費忠厚和他哥哥費大料是在一起过日子的。不幸，在一个热天里，他爹去世了。費大料想独吞他爹丢下来的家产，便故意說人口多，住在一起不便当，吵鬧着要分开过活。費忠厚真是个忠厚老实人，分家时，不爭不吵，不拣不剔，全凭大料支配。結果只分得一間牆倒壁塌的破屋，另外，还有一块桌面大的烟田，就算是老小的衣食飯碗啦。

忠厚担着水桶，送太阳迎月亮地日日夜夜担水，去澆那块桌面大的烟田。“勤劳手下出金銀”，烟叶在他的辛勤澆灌下，长得一天壮似一天，棵棵都象芭蕉树那样高大。少說也能收上个千把斤。

有一天，忠厚澆过水，用手輕輕地爱撫着烟叶。忽然，

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。忠厚闪眼向四下张望了半天，也没看见一个人影。忠厚又埋头给烟叶捉青虫了。

“忠厚！小哥哥！”不知打哪又传来这阵喊声。

忠厚站起身来，朝后边一望。原来喊他的并不是人，而是田当中那棵伞也似的烟叶。那棵烟长的真高，① 言高有丈二，论粗过水缸，一片片叶子都赛过芭蕉扇，金晃晃地直射眼。

“忠厚小哥哥！你这般辛苦地培植咱，叫咱咋来报答你呢？”

忠厚惊奇得发呆了，隔了半晌才说：“烟叶啊！劳动是咱的本分，咱不要你啥报答！”

大烟叶听说，格外感动了。

② “老实对你讲吧，小哥哥！咱是棵金叶烟，把咱挖起来，你就会有很多钱了。小哥哥！你挖不挖？”金叶烟拿话探忠厚的口气。

① 瓜片，是茶叶的一种。

② 在河南省淮河上游，是著名的产烟地区。

③ 真高，真好的意思。

